

中国好小说 | 池莉

池莉

Best Chinese Fiction

Chi Li

中国好小说

——
池莉

Best Chinese Fiction

——
Chi Li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好小说. 池莉 / 池莉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53-3636-7

I. ①中… II. ①池…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316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封扉字体: 谷龙(谷龙纤圆体)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2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10×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你是一条河 _001

预谋杀人 _111

凝眸 _179

请柳师娘 _243

你是一条河

1

那夜月色微黄。就在辣辣从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出来，踏上麻石路面大街的一瞬间，大街对面的好义茶楼轰然倒塌。大地在颤抖，一股巨大的烟尘在喧嚣声中冲天而起。透过鼠窜的人们和飞舞的楼房木板，辣辣看见她丈夫仿佛自天而降，坠落在大堂中央那口沸腾的开水锅中，像一条大鱼泼刺泼刺一阵乱翻，紧接着烈焰便吞没了这幢百年茶楼。

辣辣纵身冲向火海，蒋绣金抱住了她的双脚。

以沙哑嗓音演唱天沔花鼓尤其是悲调而蜚声江汉平原的女演员蒋绣金，蓬头垢脸躺在瓦砾中，一双戏子特有的多情

媚眼哀哀地望着辣辣。

辣辣愤怒地喊道：“你这个小婊子！还我丈夫！”

蒋绣金死不松手，说：“去不得啊，嫂子。”

辣辣一边嚎叫一边奋力抽脚，结果跌倒在蒋绣金身上。两个女人扭抱着，翻滚在大街上，一脉鲜红的血流从她们身下淌出来，缓缓地在麻石路面上洒散开去。

沔水镇的居民被这桩奇祸震惊了，竟然有好一刻，人们只能呆呆地望着。直到见多识广的糖模匠孙糖模发了一声呐喊，大伙儿才一齐冲了上去。

辣辣在三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那时候辣辣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得屋，十三岁。最小的是一对花生双胞胎，男孩福子和女孩贵子，刚刚满了两周岁。而她肚子里还怀着四个半月的身孕。当身强力壮的王贤木在世的时候，辣辣从来没有想过节育的问题，她认为只有做婊子的才不愿生养孩子。

1964年11月11日的凌晨，沔水镇热心快肠的居民将三十岁的孕妇辣辣从好义茶楼的废墟里抬回了家。回到家里，辣辣一看见七张哭哭泣泣嗷嗷待哺的小嘴，便又晕死过去了。

辣辣再度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趁满屋人一片忙乱办丧

事，她偷偷溜出后门，爬上襄河大堤，闲逛一般地踱到码头上，瞅到四周无人，便掀起衣襟蒙住自己的脸面，一头扎进了襄河。

岂不知辣辣的三女儿冬儿是个极有心窍的女孩子，她始终暗暗注视着母亲的行动。当身心交瘁的辣辣吃力地爬上襄河大堤的时候，冬儿赶紧奔去告诉了叔叔王贤良。如果不是高度近视的王贤良在堤坡上与一头驴子相撞，辣辣根本就不可能跳下水。尽管晚了一步，王贤良还是比较顺利地从小河的漩涡里救出了他的嫂子。

在沔水师范附属小学教书的王贤良，对伏在他背上湿漉漉的嫂子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呵！”

辣辣没有搭理小叔子文绉绉的安慰，只狠命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嚎啕大哭起来。

关在房间擦身子换衣服的时候，辣辣看见了自己肚脐上方的一粒红痣。她激灵了一下，想起了十四年前相面先生指着她这颗红痣说的一句谶言：水深火热呵——你将来的丈夫一定要格外当心！

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谶言今朝居然灵验了。这不就是吗？那么多人在茶楼的上楼听戏，唯独王贤木一个人掉进了楼下的开水锅，随即又被烈火烤干——这不就是水深火热吗？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辣辣被命运力量的显示震慑住了。她陷入梦一般紊乱的沉思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只穿进了一只袖子，在昏暗的房间里发呆，一直坐到汉口上来的客轮

发出呜呜的长鸣。

自清朝光绪二十一年开始，日本三井洋行将第一艘收购鲜茧的洋船开进沔水镇，之后每天夜晚十一点半就有一班轮船靠码头。九十五年来，世道沧海桑田，轮船公司几易其主，但是这班轮船，都始终按时准点到达，以至于轮船到达时候的鸣笛，成为了沔水镇居民的报时钟，大多家庭都会是在汽笛响过之后，赶紧熄灯睡觉。王贤良被汽笛声从忙碌中惊醒，深夜十一点半啦，又有几个小时没有看见嫂子的踪影了。王贤良急切地撞开了嫂子的房门，辣辣“哎呀”一声如梦初醒，手忙脚乱掩住了裸露的胸怀。

当清晨的浓雾笼罩着整个沔水镇的时候，辣辣在天主教堂附近的零落人家中寻找相面先生的屋子。

十四年前，是姥姥将辣辣哄骗来的。当时十六岁的辣辣，正和王贤木等一伙男青年在扭翻身秧歌，腰上还系着腰鼓，那个面皮青白的相面先生冰凉的长指甲触到她肚皮，她痒得咯咯直笑。

“这是迷信。”她说。

姥姥啪地打她一巴掌，说：“快别瞎说，到时候吃了苦头你就笑不出来了。”

由于毫不在乎，辣辣根本没有记忆相面先生的家，只是途中经过了爬满葱绿爬墙虎的天主教堂，辣辣才有一个大概印象。解放以后，天主教堂改为沔水镇第一中学，逐渐地，

爬墙虎就枯萎了。现在看不到那葱绿的爬墙虎，辣辣差不多要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幸好一个早起的老婆子却告诉辣辣她没有记错，从前的相面先生就是居住在这里，只不过相面先生已经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政府一枪崩了。

“为什么？”辣辣非常吃惊。

“说是他散布了一些反动话，什么台湾要反攻大陆——”老婆子在慢吞吞说话的同时观察着辣辣。正当辣辣满脸失望不无遗憾地离开，老婆子凑近辣辣耳根，神秘地说：“大姐啊，我们这里，先生不在了，神仙还在呢。”

辣辣就问：“神仙在哪里？神仙知道我遇到啥事了？神仙知道到我在想什么吗？”

老婆子说：“神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神仙知道你没了亲人。神仙知道你想找亲人说说话。”

灵姑！

辣辣知道她遇上传说中的灵姑了。在古老又广袤的江汉平原，千百年来巫风盛行，民间到处有神仙。辣辣一把攥住老婆子的手，说：“让我和我丈夫说说话，求您了老神仙。”

老太婆将辣辣让进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她们坐下。只一会儿工夫，普通的老太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灵姑。老婆子稳稳坐了一刻，忽然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慈祥的神态骤然变得冷峻淡漠，她自己似乎走远，王贤木的亡灵已经到来，占据了老太婆的躯体。走远的老太婆用遥远的声音说“他来了”。

辣辣叫了声：“贤木，我的夫哇！是你来了吗？”

灵姑的腹部立刻发出了王贤木的声音：是我！是我！

辣辣大惊，一膝跪倒在灵姑的面前，哭叫道：“贤木！你怎么能够撇下我和孩子们啊！你叫我怎么活啊！我不活了！你等等我，我很快就来了。”

王贤木的亡灵便呜呜痛哭起来，说：“你不要这样啊！我是阳寿尽了，没有办法啊！你还年轻，孩子们不能没有娘啊！”

夫妻俩隔着灵姑的肚皮，哭诉了好一场生离死别的衷肠。亡灵由于悲痛过度说得含糊不清的话语全部都由灵姑翻译。王贤木的亡灵再三叮嘱辣辣千万不可轻生，要多多保重。人死不能复生，阳寿都是天定的。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擦干你的泪，我的妻啊！你只要把我的一群儿女抚养成人，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忽然间，灵姑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幽幽道：“时间到了，阎王召他呢。”

辣辣一迭声呼叫：“等等！等等！”

亡灵却叽哩咕噜飞快说着告别的话，好像被谁带走了。灵姑又是一个长长的大呵欠，用她枯藤般的手抹了两把脸，慈祥的原貌就恢复了。慈祥的老太婆执了辣辣的手，转告亡灵临别的最后几句话，说：“他说你还这么年轻，人又生得好，若有合适的就嫁了吧，只要待儿女们好就行。”

老太婆说：“大姐啊，你丈夫真是通情达理，好多女人来我这里和丈夫说话，都管束得严着呢，死活不让改嫁

哩。依我老婆子看呢，倒是不能轻易再嫁，怕苦了他的孩子们，寡是守得苦，可也守得出女人的志气。”

辣辣舒出了积郁在胸的生生作疼的闷气，说：“是啊老神仙。”

老太婆说：“好了。回家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古今只有一个理，明白了就行了：天要你死你不得不死，天要你活你不得不活。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的大限到了让他走吧。从此你好好做你的事情，尽你的责任。明白了吗？”

辣辣明白了。

老太婆说：“明白了就好。况且只要你们夫妻想说话，你可以随时过来，当然要秘密的，莫让政府知道了。”

最后，辣辣付了老太婆五毛钱。出门时大雾正在消散，阳光亮亮堂堂的，辣辣感到人轻松多了。

辣辣终于迈出了她的房门。她梳理好了头发，穿了一身素净衣服，用一条手帕紧紧扎在额头上以制止那难以忍受的头痛。

她问小叔子：“得屋他们还好吧？都吃饱饭了吗？”

在得到了王贤良肯定的答复以后，她点点头，自己也去吃了饭，喝了茶，上了厕所。然后取出针线箩，逐个为七个孩子的鞋面缝上了戴孝的白棉布。

1964年的污水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镇子。王贤木的惨死轰动了全镇，居民们无不唏嘘。他们扶老携幼来看望辣辣及其孩子，有钱捐钱，有物捐物，有力出力。辣辣领着七个孩子，在大门口站成横排，不住地向人们作揖磕头。

短短三天，众人的集资就足可以办上一个排场的丧事了。于是，大门口的场子上扯起了油布大篷，垒起了两口大灶，餐馆主动借过来的桌子条凳满满当地摆开来。灶上高耸的蒸笼里开始腾腾地冒着热气。义务帮厨的人们为前来吊丧的来宾终日开着流水席，荤素菜肴的香气不间断地钻进污水镇的大街小巷。辣辣家的大门上贴出了蓝底白字的白喜事对联，王贤良的毛笔字引来许多文化人的观看与赞赏。街坊邻居的小孩子们窜来窜去东放一个炮西放一挂鞭，把热闹传到了千家万户，四里八乡。与王家沾亲带故的人们陆续赶来，觉得不向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寡妇表示一点意思，良心都无法安宁。

后来辣辣一直都觉得非常庆幸的是，那时候火葬还没有在污水镇推广，王贤木虽然尸首不全却睡上了一副上好的柏木棺材，因此安然入土。

出葬那天，送葬队伍走了大街。那天天空晴朗，略微干冷。愈显得红缎子棺罩色彩斑斓，富贵堂皇。辣辣率领众儿女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哭声震天。码头工会的铜管乐队全体出动，为本队失去一名优秀的小号手长久地吹奏民间哀乐。当送葬

队伍经过好义茶楼原址的时候，蒋绣金披麻戴孝前来奔丧全然不顾鞭炮烧灼了她的衣服。蒋绣金选择这种方式不是为了出风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辣辣才不好意思母老虎一般地驱逐她。

这一天，沔水镇万人空巷，居民们挤在大街两边引颈观看，啧啧连声地夸奖辣辣一个寡妇人家，居然把丈夫的丧事办得如此热闹堂皇。人们认为，从王贤木角度来说，一个人死了能有这样的送终也就死得值了。

下葬回来，有十五桌冥席等待着客人们。辣辣端坐在堂屋里，守着丈夫的灵位。场子上吃酒的人们逐渐地热闹了起来。七个孩子也都吃得红光满面。辣辣看着这副场面，心里明白，她的丈夫是彻底地走了。事情办完了。接下来，该清场子。该归还餐馆的家伙了。

铜管乐队的乐手们清一色是五大三粗的码头工人，他们吃完了酒，不敢直接向辣辣告辞，生怕双方又触景生情。于是就在大门口吹奏了几支意气风发的曲子，意在鼓舞王贤木的未亡人。他们推开堆着残羹剩酒的桌子，在满是肉骨头鱼刺的地上迈着进行曲的步伐走来走去，吹奏了《志愿军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乐曲终了，辣辣走出堂屋，倚靠着门框，向大伙露出了她丈夫死后的第一个微笑以表示她深深的谢意。

因为手里还有办丧事剩余的几十块钱，没有丈夫的日子很快就适应了。冬天已经到来，辣辣赶紧给七个孩子拆旧缝新，

准备过冬的棉衣。

镇民政局的一个干部，由居委会组长陪同，家访辣辣，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工作？参加工作成为国家职工几乎是所有人都期盼的好事。

辣辣却没有冲昏头脑，她反问：“假使参加的话，每月薪水多少？”

干部详细地给她介绍了工厂的情况。由于辣辣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技术，按规矩就是从青工做起，当然薪水也只能从最低的等级开始。

辣辣说：“我是一个寡妇人家，能照顾照顾不从青工做起吗？”

干部笑了，说：“学技术的级别是任何人都不能跳跃的。”

辣辣也笑了：“那我不参加。”

干部很负责地说：“你不参加工作以后怎么生活？”

辣辣说：“嗨，在沔水镇，只要勤快还能饿死？”

沔水镇的确是一方饿不死人的土地，它靠着襄河大码头，卖给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原料，卖给苏杭人蚕茧，卖莲米，卖麻，卖竹篾器，卖芦席。买卖是商人的事情，加工活可就是全镇居民的事情了。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家庭型的加工作坊，在沔水镇就已经十分普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商业经营和工厂作坊，都收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不再允许私人参与。但是沔水镇就是沔水镇，如果沔水镇的丰富物产不经过初步加工然后再提供给国家工厂和商店，那么问题就太大了。因此，沔水镇的家庭加工依然继续存在着，政府有关部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会给予一些支持。因此辣辣就不稀罕成为国家职工了。

辣辣选择了三种加工活：剥莲子，搓麻绳，拣猪毛。这些加工活都是一种类型：将粗糙的半成品加工成精细一些的半成品。多做多得，按劳付酬。

得屋艳春放学回家，一见地上堆着几十斤莲子，两担麻和一大筐猪毛就叫了起来：“啊！见了鬼！”

辣辣噤咄一人给了一巴掌，说：“都听着，谁不愿做活谁就别吃饭。”

冬儿说：“妈，我们会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冬儿还是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袄。在冬儿的带头作用下，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听候母亲分派活计。

剥莲子是艳春和冬儿的事情。这活路需要灵巧的手指和一定的智慧，加上还须使用锋利的莲刀，太小的孩子成不了事。搓麻绳比较简单，但是需要手掌有劲，男孩子得屋自然就是干这个了。老四社员六岁半，他必须带领四岁多的老五咬金一起工作，这两个调皮男孩的工作就是拣猪毛。他们要将一把一把的杂色猪毛撒在桌子上，用镊子分门别类将白色、黑色和黄色归档。这工作有一点类似于游戏了，辣辣觉得对于社员和咬金来说没有任何坏处，又做了游戏又赚了钱，一举两得。可她没料到的是，四岁多的咬金居然还认不清黑白黄三种颜色，这使她非常吃惊和恼火，拧住这小男孩的耳朵，教了至少几十次，最后总算教会了。

活路一旦分配停当，艳春抢先拣了一把小巧玲珑的莲刀，将笨重的刀留给了妹妹冬儿，还背着母亲的面，掐紫了冬儿的腮帮，说：“我们会做的！我们会做的！你这个讨好卖乖的小婊子。”

得屋趁艳春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征求冬儿的意见，问她是否要他替她向艳春报仇？冬儿坚决地摇头谢绝。而艳春却已经在外偷听到了，过来便向得屋大打出手。得屋虽是兄长，却远不如艳春凶蛮，到底又是男孩子，力气大，两人撕打得难解难分。辣辣见状，二话不说，端过一脸盆凉水，当头泼在两个孩子身上，成功镇压了这场斗殴。辣辣以冬儿为榜样，给每个孩子的活计下了定量：得屋每日搓五十尺麻绳；艳春每日剥六升莲米——清早剥一升之后去上学，放午学回家剥两升后吃饭，晚饭后剥三升才准许写作业。冬儿的定量可以比艳春稍少，但她必须时刻照料最小的双胞胎福子和贵子。

辣辣是总工头，也是勤劳的表率，她一刻不停地劳动着，还时不时地在孩子们耳边大声提醒：“要保质保量啊！质量不行是要罚跪和饿饭的啊！”

万事开头难。头十来天终于熬过去了。得屋一手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艳春和冬儿割伤的手指头也渐渐愈合，除了社员和咬金两个小家伙懵懵懂懂需要经常敲打之外，三个大孩子只是有点钩心斗角。人大了就会钩心斗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辣辣才懒得管他们呢，只要他们出得了活计就好。

日子一长，送交了一批货，钱就拿回来了。莲米的破碎率比厂家的标准要低得多，再加上在送货之前，辣辣往莲米